



盗墓

随身读·新科幻丛书

香港·罗开 著

亚洲之鹰
新冒险系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 随身读 · 新科幻丛书 

邮

墓

(香 港)

罗
开
/
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原著版权人:(香港) 罗开

原著出版者:香港利文出版社

中文简体字版经罗开授权、香港利文出版社许可并
经广西力达版权代理中心代理,由山东友谊出版社
独家出版发行。

随身读·新科幻丛书

邮 墓

(香港)罗 开 著

出 版: 山东友谊出版社
地 址: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
电 话: 总编室(0531)2060055-7306
 发行部(0531)2906414(传真)
发 行: 山东友谊出版社
印 刷: 胶州市印刷厂
版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—4000
规 格: 889mm×1194mm 48 开本
印 张: 3.625
字 数: 75 千字
书 号: ISBN 7-80642-564-0
定 价: 8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序

《邮墓》的故事，比较特别。我加入了一个盗窃集团，参与了偷窃 Y 国王室邮票的计划。

乍看，我成了一个国际大盗，事实又不尽然。我只是出自对专制主义的反动，和进一步研究犯罪心理及过程，才会有这次异乎寻常的举动。

过去，在宇宙里，我有过不少古灵精怪的经历，奇幻莫测。如今，返璞归真，在地球上进行冒险行动，我觉得具有充实的感觉。但愿以后的冒险，都能既充实又刺激。

本来还想写下去，但原振侠医生的电话又来了，他要我赶去日本，为一个美丽性感的女皇做保镖。

一听到为美丽性感的女皇做保镖，我哪里还有心思写下去？

再见，我的朋友们！

罗 开

二〇〇〇年五月的一个夜里



目录

- 第一章 再游伦敦/1
- 第二章 惊天计划/17
- 第三章 美女嘉露/30
- 第四章 选拔搭档/42
- 第五章 刻苦训练/62
- 第六章 黑人偷袭/83
- 第七章 意外再生/102
- 第八章 大功告成/121
- 第九章 白狗当灾/140
- 第十章 尾 声/165



第一章

再游伦敦

九月初，伦敦。

凉风吹在身上，令人生寒。

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，不少商店都倒闭了。苏豪区的名店，客人寥寥无几，女店员们都自顾自地聊天和看书。

我沿着佐治大道，朝西面慢慢地走着。预计再走五六分钟，就会到达希尔顿饭店。

这是我年内第二次到伦敦来了。第一次，不巧遇上爆炸事件，几乎丧了命。（详见《迷宫》一书）这次，我不希望再有不幸降临在我身上。

一个月前，我惆怅地离开了巴厘岛，一个人去马拉加斯旅行。在准备结束旅程的最后一天，我接到了小郭的电话。

“罗开，我们是不是好朋友？”小郭问，他把“好朋友”三个字，说得特别响亮。



“当然！虽然有时候你几乎把我送上不归路，我仍然当你是好朋友！”我打趣地说。

“那就好！”小郭非常高兴，“好朋友，麻烦你替我去一趟伦敦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我一听到伦敦，就皱了眉头。

“我在伦敦有一点投资，但那家公司出了问题，要财务重组，我走不开，想让你代表我出席。”小郭说。

接着我就收到了一些传真资料，才知道小郭投资的是尖端科技，这是二十世纪末最热门的行业。

想着想着，不觉已到了希尔顿饭店，财务重组会议正是在此召开。

正当我踏进饭店之际，一辆计程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。

“罗开吗？是罗开吗？”那男人的声音，有点儿熟。

“啊，谭保！”我叫了起来。

站在我面前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男人，正是我在美国认识的好朋友佐治·谭保。

佐治·谭保是 M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，毕业后，在硅谷开了家电子技术公司，不



到一年,已成为全美有名的企业家。

谭保挥手让计程车离去,然后走过来,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

“谭保,你来伦敦干什么?开会,还是发表演讲?”这十年来,我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有关谭保的报导。

谭保却有些忸怩,半晌,才讷讷道:“唉,其实……”

一看到他的反应,我立刻知道我这个十年不见的朋友,一定是遇到了极其棘手的问题。

“我来这里是出席一家企业的财务重组会议的。”为了舒缓他的情绪,我只好自叹苦经。

“呀,真巧,我也是!”谭保苦笑着说。

“你是哪家企业?”我问。

“勃朗科技!”谭保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是哥连氏旗下的勃朗科技?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对呀!”谭保点点头,“你也是?”

“倒霉的不是我,是我朋友小郭!”

“小郭?呀,是那个中国神探小郭?”谭保问。



看来小郭在世界上的名头可不小。

我道：“除了他还有谁？”

“他投资了多少？”谭保感兴趣地问。

“五十万英镑。”我说，“不过，他只占一部分。”

“我比他多了一倍，是一百万英镑。还有，我是公司主席，要负全责。”谭保抬头望了一下天空，用力地吸了口气。

会议开得并不愉快。

勃朗科技的代表格奇利·哥连斯宣布了财务重组计划的要点：立即冻结还款六个月，以便勃朗科技进行融资，不至于倒闭。

“可是，我公司正等着这笔钱来周转，”谭保苦着脸对我说，“下个月我们就得付款给法国的科技公司，我们不能失信。”

“两位请留步！”这时，我们背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叫声。

离我们不到三十米，站着-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绅士。他腋下夹着一个同色的公文包，一看就知道是生意人。

我记起了这个人，在会议举行期间，他坐在我和谭保对面，一直没说过话，只是十分留



心地听我们发言。

“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？我十分欣赏两位的发言。”这个人说。

“你欣赏哪一点？”谭保问。

“有条不紊的问题，精湛的技术知识，还有……”绅士顿了顿，“你们的进退哲学。”

我仔细端详这位绅士：他很年轻，大概三十岁，但气宇不凡，口齿伶俐。

“我们去哪儿吃午饭？”我礼貌地问。

“饭店底层有一家很不错的餐厅。”那男人说。

“我没问题，你呢？”我问谭保。

谭保耸耸肩，作出一个“随便”的表情。

“我们走楼梯吧！”那男人指了指右边，那里有一道旋转楼梯，“呀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说我的名字。我叫约翰·张伯伦。”

我要了一杯以甜酒为主调的鸡尾酒。

谭保十年不变，要了杯威士忌。张伯伦只要了一杯甜酒。

餐厅的灯光很暗，刻意营造出一种似是午夜的氛围。

“这里做的是波利尼西亚菜，你们好好尝尝，保证你们会爱上它！”张伯伦举起酒杯，



“我来过后,就成了常客。来,干杯!”

“干杯!”我跟谭保不约而同地说。

“维哇·拉·摩路! 维哇·拉·基路! 维哇·路·马皮路!”张伯伦忽然说起法文来。

“死亡万岁! 战争万岁! 雇佣兵万岁! 对吗?”谭保眯着眼睛问。

谭保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,学过三年法文。

“对。我以前的助手是一个雇佣兵,每回干杯时,他都这样说。”张伯伦微笑着说。

“维哇·拉·摩路! 维哇·拉·基路! 维哇·路·马皮路!”我跟着叫起来。

叫声太大了,以致周围的顾客都向我们望了过来。

我们三个人相对一笑,把酒一饮而尽。

“我看两位都很为经济衰退而烦恼吧?”张伯伦忽然低声问,“今后,你们有什么打算?”

“我会失业,要尽快找事做。”我撒了谎。

谭保看着我,我把桌子下的右脚伸了过去,轻轻踩了一下他左脚脚背。

谭保会意地道:“我更糟。吃完这顿精美的午餐,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享受山珍海味



了。”

张伯伦笑了笑说：“有一个大约收入二百万英镑的计划，你们有没有兴趣？”

“二百万英镑？”谭保叫起来，很快知道失态，忙用手掩口。

“对，二百万英镑！”张伯伦又重复了一次。

“是不是很危险？”我谨慎地问，世界上哪有如此好的差事。

“不。”张伯伦摇摇头，“如果有危险，我就会挑别人。我们需要的是智慧！”

“智慧？”谭保用餐巾抹了一下嘴角。

“对，我们需要技术和作战。”

“技术和作战？”我和谭保同声问道。

“我们要把一批物品从某个地方无声无息地搬出来，不伤害一个人，也不会令对方损失。”张伯伦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某个地方？大英博物馆？巴黎罗浮宫博物馆？”谭保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不，这会打扰那些参观者的。”

“不会不会，”张伯伦摇头，“我们要的是那些藏而不用的东西。”

“藏而不用？”谭保一怔。



我心念一动：“你是指邮票墓园？”

“就当是吧。”张伯伦神秘地一笑。

我以前也有集邮的习惯，但近十年，由于经常冒险，很难再有闲情集邮了。

Y 国王室一向有集邮的传统，而且每年都会拨出一大笔钱，搜集最好的邮票。一百年来，集邮总值，大约已超过了两千万英镑。

王室只是搜集而不转售，邮票进了王宫，就不见天日了。因此，集邮界就戏称 Y 国王室是“邮票墓园”。

“有趣有趣，这是智慧跟最尖端保安系统的较量。”谭保兴奋地拍着大腿。

“不过……”张伯伦顿了顿，脸有难色地说，“你们之中只能派一个人跟委任我的人见面。你们谁做代表？”

“当然是罗开！”谭保推了我一下。

客机飞越朴茨茅斯军港后，就开始慢慢向下降落。

从机窗外望，我看到了海面上的几个小岛。

我们的客机正在英、法海峡上空飞翔。

机上的广播响了起来，通知乘客，飞机将



在十分钟后降落千之岛。

很快,客机就着陆了。机门打开,乘客陆续下机。

我与张伯伦随着乘客下了飞机。

就在这时候,我忽然感到有一道凌厉的日光正死盯着我。

我的应变潜能立即开动起来。当我们从行李带上取行李时,我感到那道目光就在我附近。

步出机场,张伯伦的司机走过来相迎。

“张伯伦先生,请跟我来。”司机十分有礼貌地说着,迈开脚步,朝机场停车场走去。

“罗开,你怎么了?”张伯伦觉察到我异样的神情。

“有人正盯着我,我在猜他是谁?”我回答。

“呀,那是我们的保镖!”张伯伦说。

“是吗?”我冷冷地说。

“保护?是监视吧!”我心里这样想。

这时,司机已把那辆奔驰开了过来。

我和张伯伦坐进了后车厢。

“罗开,对不起,为了确保雇主的安全,要委屈你一下。”张伯伦有点儿歉意地说着,把



一块黑布递了过来。我接过来，蒙在眼睛上。

当揭开蒙眼的黑布时，我几乎马上就呆住了。

这是一个装修十分豪华的大房子，四面墙壁上全挂满了画，有大有小，都是稀世名作。

有凡·高，有毕加索，有马蒂斯，甚至还挂着张大千的画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从画上看，都不像是赝品。

“不要猜了，罗开。挂在这里的，都是真迹！”张伯伦在我背后轻轻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我笑了一下。

“我这个人最喜欢收集好的东西。”忽然，有个声音在我背后响了起来。

我回身看去，一个身高约六尺一寸，体态稍胖的中年男人，正踏着轻盈的脚步朝我走过来。

“法兰斯·华特勃列兹。”那男人伸出手，跟我相握。

那只手十分粗壮，微微透着热力。

“我是……”我还未说完，法兰斯已示意我不必作自我介绍。



“世界三大冒险家之一，亚洲之鹰罗开先生，今天我们有幸见面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叫张伯伦替我去狩猎人才，想不到却把阁下猎来了。哈哈！”法兰斯显然十分满意张伯伦这次行动。

“华特勃列兹先生，你……”

“叫我法兰斯吧。”法兰斯更正道。

“法兰斯，你真有眼光，这里的藏画，可叫我眼界大开呢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
“这只是我的部分收藏，有兴趣的话，请随我来。”法兰斯笑了一下，率先走进另一个房间。

我们随着他，分别参观了好几个收藏室，有专门放陶瓷的，也有放枪械的或银器的、金币的等等，而且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。我们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只是目瞪口呆，惊叹不已。

“好了，最后看看我的邮票吧！”法兰斯说。

这个房间是所有房间里最小的一间，没有什么装饰，显得简朴和平凡。

四周墙旁，放满了红木柜。

房间中央只有一张红木桌子和六只红木



椅子。

法兰斯打开了红木柜的锁，伸手进去拿出了一本厚册子。

册子的背面刻着“大 Y 帝国”四个金漆大字。

“这是我的集邮簿。”法兰斯掀开了册子。

“噢，是五便士！”我一看到邮票上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肖像，不由嚷了起来。

“对，是五便士邮票，一组八张，十分珍贵。”法兰斯见我识货，洋洋得意，“邮戳上盖着一八四〇年五月六日，这是近代邮政制度中的第一个首日封。”

法兰斯不厌其详地解释着。

“了不起！”我不住地赞叹。

我的集邮经验不是很丰富，但对邮票的价值，倒还有一点儿常识。

“还有更好的呢。”法兰斯得意地说，“就是比这早四天发行的五便士首日封。”

“你是说在邮政制度开始前就发行的首日封？”

“罗开先生，其实邮政早就有了。”法兰斯白了我一眼，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，“新制度只是贴上邮票罢了。”